

二·五夜巴黎

第一夜 00'-01'

這間位於巴黎西南近郊 Boulogne-Billancourt 10 坪大改良式的傭人房 (chambre de bonne) 是雅慧和我參觀了幾間恐怖的租房後遇到的寶。房間雖然位於無電梯的公寓五樓，格局也小，但該有的設備：浴缸、小廚房、洗衣機以及 clic-clac 的兩用沙發床、電暖器、書桌、置物櫃應有盡有。傭人房，顧名思義，傭人住的。這 19 世紀巴黎城內中產階級式的建築格局將當時主人與傭人的生活空間階級化地區隔開來 ---- 當傭人們在衛生條件差勁的房間裏對抗著鼠患及疾病時，那些剛卸下宴會華服的主人們早已在一晚餘下的豪華氣味中進入夢鄉。漸漸，隨著時代及社會需求改變，傭人房開始對外以廉價的租金成為許多底層勞工、貧窮的藝術家(普契尼筆下的波希米亞人還得燃燒自己的詩文取暖)以及窮學生的棲身之所。

窮留學生如我，2000 年暑假初到巴黎，先和雅慧擠在她那 16 區的傭人房裏，每天對著 De Particulier A Particulier 租屋報裏的資訊一個電話打過一個，房子一間看過一間。那兩個星期，我們在巴黎城內穿梭，第一次出國的我面對這座突然從書本裏跳出來的城市，氣味、陽光、石子路、那一個個經過我身旁的人，陌生卻又緊緊圍繞著，是你無法一個翻頁的動作就闔上的。突然，我意識到，啊，這將是我接下來生活的城市，另一種語言，另一種文化，也許另一種思維，沒有美而美跟豆漿燒餅，一切即將從零開始。

清空的兩個大行李箱塞進壁櫥後，從台灣一路飛過來的衣服、棉被、書籍雜物以及更重要的大同電鍋終於為這異鄉一個人的房間添上了溫度。我打開天窗，踩上板凳，將上半身伸出窗外，傾斜的石瓦屋頂上甫降落的鴿子似乎把巴黎夏季的涼風從附近的布隆尼森林一併攜來，清新的氣流從我身旁灌進閣樓，下意識，我顛高了腳尖，也許就是那個時候 ----- 我的身體開始產生變化。

熱心的雅慧在我巴黎第一年的座標裏，佔了重要的位置。曾經在大學時代同屬於火雞家族(就是同學自主性三姑六婆組織)的她陪我辦完了語言學校、水電、居留等等複雜的手續後，馬不停蹄，又將我不斷推介給她巴黎友人。幾個夜晚，身處在各式便宜的紅酒、啤酒、乳酪的輪轉中，對著塞納河水裏的城市倒影、吞吐的植物性煙霧及這群法國男女口中不斷流洩出我無法判讀的柔美語言，我彷彿躺在一張名為巴黎的水床上，短短數日，不斷被餵養各種實體的、概念的、精神性的食糧。身在巴黎，這四個字光是用嘴巴講出來，都像是對自己的祝福!

「Fat Cat，不如你去找個語言交換！」臉頰已明顯被酒精醺紅的雅慧叫著我舊日的綽號，不等我回應，接續地把所有可能(當然也是她應證過)的交友管道、交友須知及好處如歌唱般地講了一遍。原來語言交換眾多好處之一，根據我的這位老友表示，還可能涉及到愛情(啊! 愛情!)這個迷人的小東西。

「Open your heart, open your mind!」雅慧疑似塞進了一首流行歌當作結語；當然，我已經不清楚到底她指涉的是語言交換還是其他了。

58 歲退休的法文老師開著似乎也準備退休的德國 Volkswagen 汽車行駛在巴黎北部的高速公路上。58 歲退休的法文老師不斷重複個個身體部位: Les jambes (腿), Les mains (手), Les yeux (眼睛), La bouche (嘴巴), La langue (舌頭), Le coeur (心)。58 歲退休的法文老師將車停在巴黎第九大學(Université Paris-Dauphine)的門口，有著海豚名字和 logo 圖案的學校。58 歲退休的法文老師打開車窗並從褲子口袋裏勉強掏出一包已經乾癟的香菸。

「經過這片森林，就到你的公寓了，」法文老師刻意緩慢語調，盡責地在森林跟公寓兩個法文名詞上停了一下，「但這片森林將是你今晚最大的冒險! 嘻嘻嘻嘻!」。

Aventure 這字我聽懂了，聽不懂的是我這第一次見面的語言交換最後的那三個嘻嘻嘻嘻。

58 歲退休的法文老師當作語言交換再適合不過了，他在雅慧幫我註冊的網站(對! 雅慧見我久沒動靜，便自主地幫我在交友網站上建立了帳號)個人介紹欄上寫著: **58 歲，退休法文老師，對亞洲文化有興趣，想學中文或日文。**法文老師退而不休，不只熱愛學習，而且看來還很注意身材保養。介紹欄裏清楚列出了他合宜的身高體重以及除了健身外，各項我需要查字典才能得知的運動嗜好 --- 馬術、潛水、跆拳道。

晚上六點，我們相約巴黎火車車站附近的咖啡廳。等了二十分鐘之後，滿頭棕髮的法文老師出現，果然，一件簡單的 polo 衫隱藏不住各項運動在他身上雕琢出的成果。老師見我擺在小桌子上為這第一次語言交換所準備的紙、筆、漢法字典，噗嗤一笑:「我們今天沒有要考試! 別緊張!」。他坐了下來，手從繃緊的牛仔褲子口袋掏出一包菸，問我要抽嗎? 我搖搖頭。然而，就在他以一種充滿自信且近乎優雅的姿態點燃並吸吐了一口菸後，一股莫名的緊張感突然自我身上蔓延開來 ---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掌控得了今晚的局面。

說是語言交換，倒不如說，整晚我幾乎都似懂非懂地聽著法文老師講述著他的一生，大概就是他在大溪地待了多長的時間，在那結了婚，離了婚，然後到摩洛哥開了餐廳，又關了它，說他回法國開始在各個法語機構教授法國語言及文學，然後前幾年他決定提早退休，到中國及印度旅行近一年，他開始懂得**熊收哼生**。58 歲退休的法文老師眼睛一亮，臉幾乎貼近我，突然用一種又努力卻又恣意的口吻跟我講了句中文“**熊收哼生**”。

享受人生！四個中文字在法國人的嘴裏變形變調，中文的ㄉ音在法語裏成了呢喃的氣音，法文老師似乎吹了一口他的人生到我的鼻息裏，有著濃厚菸味與賀爾蒙(尚未退休)的人生。

法文老師將菸蒂扔出車窗，第九大學的海豚圖騰在夜色與依稀的路燈中顯得鬼鬼祟祟。半個小時前，我被拎上他的車子，車子橫過巴黎北邊的高速公路直到西邊布隆尼森林的北面入口。法文老師丟下三聲嘻，重新發動車子，載著強掩緊張的我緩緩進入黑暗的森林裏。白天的布隆尼森林公園鳥語花香，有馬場，有著名的 Roland Carlos 網球場，人們喜歡在這裏野餐、慢跑、騎自行車。不愛運動的我受到森林裏悠閒的氣氛感染，有時從閣樓的小房間離開，走個五分鐘到森林南面入口，然後一路邊跑邊逛地在這座森林裏吸收我不熟悉的芬多精。而現在，夜晚的布隆尼，芬多精蕩然無存，馬嘶、鳥語、網球撞擊紅土地的聲音一併消失，置換成的是一片，後來只要想到夜晚的布隆尼我總會聯想到的，羅丹地獄門般的真實呈現。

夜晚的布隆尼是著名的性交易場所，從北面到南面，有變裝、變性、男、女及不同國籍性工作者的分區，市場受眾不同，井水不犯河水。法文老師的福斯汽車龜速進入北面入口時，從路旁橫陳的黑暗之中馬上迎來一雙晶亮的眼睛。晶亮的眼睛如螢火蟲在黑暗中眨啊眨地看著我們車頭大燈飛來。燈光照射下，眼睛的主人如同舞台般華麗現身 --- 一名黑色連身皮革短裙打扮，頭頂廉價俏麗短髮的黑人男性嘟著紅唇(和喉結)魅惑地看著我們。原本已如坐針氈的我此時更是驚慌，很想連滾帶爬地離開這座騙人的森林，雖然當下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為何有如此反應，不是變裝的視覺震撼，不是道德感，說不上來。總之，我的不安絲毫影響不了隔壁駕駛座的法文老師，隔著拉下的車窗，他正在與嬌媚的男人攀談，不需要多高的法文程度我也聽得出，500 Francs，2000 年，法郎的年代，1 Franc: 5 TWD。

屏氣凝神，一邊揣想法文老師沒有寫在網站個人介紹欄裏的私密愛好，一邊像個小媳婦般地擔心自己今晚的命運。若他們交易成功，我該何去何從？

「你嚇壞了！小男孩！」法文老師將臉湊過來，右手搭著我的肩，放大嗓門笑著說。我不適地將身體縮離老師的手，這才發現窗外已空無一人，眼睛搜了一

下，不遠，有輛蠢蠢欲動的房車正迎接著那雙方才在我們眼前擺盪的黑臀。「Un traversti!」變裝癖，「Un prostitué」男妓，老師指著那雙臀的主人，然後好像突然想起自己語言交換的身份，對著我把那兩個字的音節念得清清楚楚，語氣中有種我同樣無法解讀的曖昧。

撕開白日的悠閒與清新，入夜後的布隆尼肉欲橫陳，車行過市，一幕幕景象都在衝擊二十四歲的我對這世界及自己的認知。法文老師說，學著打開自己，與雅慧所交待的如出一轍。打開，是個甚麼樣的概念？法文的 *Ouvrir* 與英文的 *Open* 都徹底打開了，徹底打開是吸收還是流瀉？

「請送我回家。」突然感到疲倦的我像顆癱掉的氣球，放掉了一整晚在意的法文語法，我重複了兩次，請送我回家，整個人便往車子皮製的座椅裏沉進去。法文老師見我情緒急轉直下，不問原因，只試圖用更多的語言來填塞我們之間的尷尬。我索性將頭撇向窗外。這時，樹林間有三名身材豐腴的女人走出來，明顯不再青春的臉上塗抹著看似經年不卸的濃妝，路燈一照，各個顯像成一隻隻傷痕累累的蝙蝠，有氣無力地揮動著身上敞開的風衣，等著獵食，或被獵。我盯著她們幾秒，看著她們在黑色或紅色蕾絲鏤空內衣下的惺惺作態，原以為該是嫌惡，卻突然覺得心疼，鼻子一酸，眼淚就掉了下來。這座森林太過詭譎，操弄著連我自己都不明白的情緒，再停留，哪怕自己都要迷失了。

法文老師將車停在我的公寓樓前，上身橫過駕駛座，強行給了我一個雙頰吻禮，晚安，小男孩。我勉強擠出笑容，*Bonne Nuit!* 晚安！那是一整晚我講得最標準、回得最堅定的一句法文。我爬上五樓的傭人房，打開門，洗把臉，癱倒在來不及展開的沙發床上。手機傳來簡訊，法文老師鏗而不捨繼續訴說著今晚多麼美好，最好的語言學習就是從生活出發，期望下星期再見面等空泛的字句。扔開手機，對著一扇天窗的黑夜，我試圖回到那片森林之前，卻只迷失在打結的情緒與錯亂的想像裏 --- 窗外有一群蝙蝠，努力睜著早已黯淡的眼，微弱的光，很快就被夜色吞沒。

我也身處其中。